

生/活/随/笔

故乡的草



向墅平

一株株草，亘古以来，就那么亲密地依偎在故乡大地上，和故乡不离不弃……

其实，自我降生人世，草就迎接了我，并陪我走过童年悠悠岁月。故乡大地上，遍地是草；也像一株株原始的文字，爬满了几时的记忆。田间，地头，山坡，甚至屋前屋后，都有草的身影。它们不像庄稼一样，须施肥、杀虫等多种料理；只要吸收阳光、空气和雨露，就可蓬蓬勃勃生长。草，随处可见的草，自然给孩子提供了玩乐之便。我常常和伙伴们一起，在草丛里捉蚱蚱、蝴蝶来玩。我们在大片的草地上，一边小鸟一般欢叫，一边毫无顾忌地疯跑。即使摔倒了，也丝毫不觉疼。有时，索性躺在松软的草地上，半眯着眼睛遐想，或仰望蓝天上云朵飘飘入神。而看晶莹剔透的露珠儿珍珠般，在草叶上晃悠悠滚动，不啻一种童年美育启蒙。

草，遍布故乡和童年。曾以为，自己会永远被一株株草组成的温柔网，网住——也同化成一株草，度过一生春秋。可，多年以后，我还是冲出了这张温柔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后来，在绿草稀少的城市，构建自己新的生活。看惯了一株株草修饰出的世界，觉着貌似繁华的城市苍白而陌生。网上有段文字写得可算动人心魄：“在城市里看见草，人的眼睛都绿了。草在城市

是珍贵的，点缀在风景区，犹如在硕大的王冠上镶几颗绿宝石。”每当看见公园或小区草坪里的草，我就常常怀念起故乡的草。

故乡大地上的草，和乡亲们有着理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纠葛。记忆里，父母如乡亲们一样，常常从野外割回青草，喂养家里那头大水牛。大水牛吃着草，津津有味的样子，像咀嚼美食，我有时调皮地，把它嘴边的草拿开。它也不恼，但眼巴巴望着我，意思是说：我还没吃够呢。有时，我们也会牵着牛儿，到野外，让它自己将草吃个够。大水牛和乡村里无数耕牛一道，吃饱了草，就有使不完的劲；耕耘出乡亲们希望的水田，再慢慢长出饱满馨香的稻米，喂养一代代乡人。那可是一株株草，献出自己的生命，作出的贡献啊。从深层次说，一株株草，参与了乡村最为宏大的使命——繁衍生息，长久生长。

母亲还常常将割回来的较为枯干的草，晾晒在屋前地坝上。彻底变干后，用来作做饭的燃料。那一株株草，又牺牲自己，供养出乡村绵延不绝的烟火。那袅袅炊烟里，应该就有草的灵魂呢。父母有时还会把草弄碎，同家里的农家肥拌起来，浇上水，堆成堆，用铁锹拍实，让它腐烂发酵，到种地的时候是最好的农家肥。这样，一株株草，和乡亲们结下深厚情谊。然而，事物

都有其两面性。草，也会成为乡亲们的“冤家”。当它们像不懂事的孩子一样，在庄稼地里野蛮生长，影响了庄稼的生长时，就成了父母和乡亲们眼里的“杂”草。我也参加过除草的劳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呈现的，就是乡人除草的辛苦画面，是农耕文化的缩影。随着社会发展，“除草剂”闪亮登场，可以既轻松又彻底“歼灭”田地里的所有“杂”草。

前时，回了一趟老家。一株株草，长得那般旺盛。一条罕有人走的乡间小路，长满了草。被我们舍弃的老屋地坝边，甚至窗台上，也有草入驻。一株株草，具有慈悲心，填补着故乡大地的寂寞。我一路上拨开众草阻挡，来到父母坟前。呵，密密麻麻的草，和父母爱恨纠葛了一世的草，像是为长眠的父母，盖上的床厚厚的被子——抵御烈日、风霜，以及遗忘。我深深弯下身，向父母也向众草鞠躬……

回城时，我带上了一袋故乡的泥土，将它们置入阳台上的花盆里。不久，花还在休眠期，盆里齐刷刷长出一株株草，和故乡大地上的草，那么神似，有着熟悉的气息。我相信，它们正是故乡的草种，在此落户——看着它们，就像看见故乡，看见我的童年……

(作者单位：万州区武陵中学)

乡/村/故/事

广福村蝶变记



刘云霞

走进盛夏的长生桥镇广福村，群山环抱，翠绿掩映，瓜果飘香，生机盎然。村民庭院雅致，古风乡韵相映成趣……这幅乡村其乐融融“宜居图”，讲述着广福村转型故事。

广福村位于广福山上，广福山属樵坪山山脉，海拔200多米，历史悠久，传说众多。广福山制高点上有观景平台，是总览江南新城全景的绝佳地。但过去的广福村，曾因为过度开垦和有序建设，成片的灌木林被砍伐。当山坡变成了“荒坡”，雨季山洪增多了，地质灾害隐患威胁着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没有上山路，交通只靠唯一的一条土路，村民出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苦不堪言，严重制约着乡村经济的发展。

而如今的广福山森林郁郁葱葱，有风景优美的广福山生态休闲景区，种植有百香果、草莓、柑橘等特色农业产业，“绿色”，给广福村带来了丰厚回报。

广福村的“变身”，是近五年来长生桥镇绿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广福村的发展，对原有生态植被不破坏、对原有山水景观不改变、对原有古建遗迹不拆迁，以保障农耕文明传承、传统民居保护和现代功能开发达到和谐统一。广福村的第一家农家乐叫家德农家乐，店主刘家德回忆起11年前修建房屋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路不通，河沙水泥那些建筑材料全靠马儿托，房子修了大半年才修好。”而如今，望着直接通到家门口的新路，刘家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中闪烁着希望。路通了后，来农家乐游玩的市民也逐渐增多，她对农家乐进行了翻新加盖，房前屋后种上绿植花卉，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广福村郑家山组的“乙人农业”是村里的佼佼者。他家致力于发展特色农业、旅游观光、生态康养、农业科学普及，流转土地近300亩打造生态综合性农业发展基地。丰收季节，水果飘香，樱桃、枇杷、葡萄、柑桔，引来城里人采摘。10余亩标准化蔬菜种植基地、100多亩绿化苗木种植基地、近30亩水产养殖池塘，带动周边村民30人年均收入2万余元。

午餐时分，半山腰上的茗藤庄园里热闹非凡。钓鱼喝茶、采摘水果，吃一顿农家饭，睡一个安静的好觉。我们来时正遇西瓜成熟，园内生机勃勃，满眼尽是绿意，成片的西瓜蔓里一个个圆滚滚、脆生生的西瓜“藏匿”其中，煞是喜人。茗藤庄园有200余亩的标准化果园，柚子、橙子、橘子、草莓、百香果……收获季琳琅满目，甜蜜欣喜之情涌上心头。庄主聊到，他租来农地，整合村庄土地资源，建设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努力打造传统村落的美丽。

一村一落皆美景，乡村蝶变展新颜。近年来，长生桥镇找准都市区乡村功能定位，推进广福村在补齐基建短板、改善村庄风貌、挖掘资源潜力方面接续发力，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作者单位：南岸区文联)

城/市/漫/记

一次特殊的家访



刘云霞

接到章老师的电话是星期一早上第一节课。她说：“我们班有个孩子不来上学，你能不能去做一下辅导？”她要我与体育组韩老师联系，说所有情况韩老师都清楚。

通过韩老师，得知孩子叫芸熙，女孩，父母离异。她家就在学校附近的小区，我与韩老师约好时间去一趟。芸熙外婆已经得到了我们要去的信息，刚出电梯门，她家的房门就打开了。外婆探出头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嘘的手势，然后悄声告诉我们：“她现在睡着了，昨天有点感冒。”

“芸熙，芸熙……”韩老师忍不住轻声呼唤起来，我伸手抚摸着她的头发。她揉了揉睡眼朦胧的眼睛，骤然发现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鼻孔里不情愿地哼了一声，立即像只受惊的小猫一样缩进了被子里。孩子是在警惕、戒备和排斥。

“芸熙，我为你带来了一位作家。她是我们学校新来的老师，也是教二年级的。”韩老师弯腰对孩子介绍着。

“你们都出去吧。”我把韩老师和芸熙外婆都请出去，关上卧室门。我用右手轻轻抚摸着芸熙小小的背脊。我希望用抚爱和触摸来消除芸熙的戒备。

我这么做，是我相信“皮肤饥渴症”的学说。皮肤饥渴症(Skin hunger)学说的创立，源于上世纪40年代。当时新生儿死亡率很高，纽约市一名儿科医生要求所有的医护人员每天都要搂搂襁褓中的宝宝，结果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趋近于零。有研究机构指出：和胃一样，人体的肌肤也有饥饿感，也需要食物和水，而进食的方式便是抚爱和触摸。如果皮肤缺乏亲抚和触摸，长期处于饥渴状态，心灵也会陷入孤独的困境。

为人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作为教师，作为母亲，无论是从我自己对儿子的切身体验上，还是从我所见识的家长对孩子言谈举止中，我都能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最真切最无私的爱。曾做过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班队会，我挨个拥抱了班上的所有孩子们。也许大家不相信，就是那个拥抱让孩子们顿生了好多感慨：闻到了妈妈的味道。所以，我曾在家长会上建议，逢年过节回来了，很久没有看见自己的孩子了，第一个见面礼最好是拥抱，它会胜过很多好吃好玩好看的礼物。

我相信，芸熙正是需要依偎与抚爱的年龄，她妈妈突然出去打工，她有情绪上的反应是很正常的。

“外婆给你挠背吗？”母亲去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祖母就这样为我轻轻挠背，常常，我就在她的抚摩中进入梦乡。芸熙勾起了我的回忆。

“不。”脑袋还缩在被子里的芸熙瓮声瓮气地回答。我知道，

只要在答话了就好办。

“能告诉我吗？为什么不来上学呢？只告诉我一个人就好了。”

“我想妈妈。”

“你想妈妈，妈妈还会回来的。可是，我也想妈妈，我的妈妈却越去越远了。”芸熙是孩子，我却向她敞开心扉。我相信，在对母亲的情感依恋上，大人和孩子都是相通的。

孩子不说话。于是我告诉她我的妈妈很早很早就因病离开我了。我掏出手机，翻到我妈妈的照片，告诉她：“芸熙看看吧，这是我的妈妈。很漂亮吧？她在我的心里永远就是那个样子了。我好羡慕你呀，你的想念还会有终点，而我的想念永远没有尽头……”

是的，这时候，芸熙的头探出了被窝。她仔细打量着我翻拍的照片，若有所思。

看着照片，讲着故事，我的眼睛模糊了。芸熙突然激动地告诉我说：“老师，我告诉你吧。2019年9月22日那一天，我的外公也去世了。”

我不敢确定孩子是在对我同情，还是对外公思念。不管怎么说，我触动了她水晶般纯洁的心。

“外公怎么走的？”“肺癌。”

“外公爱你吗？”“爱。”

“你想念外公吗？”“想念，很想念。”

“外公希望你这样天天躺在家里睡大觉吗？”“不希望。”

……

“当时，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比你现在还小。有一天，我在家里突然哇哇大哭。我外公问我怎么了？我说想妈妈了。我外公劈头盖脸地给我一顿痛骂，说：‘你就这点出息！’那天以后，我都不在人前哇哇大哭了，我怕被骂‘没出息’。这亲人啊，总有生老病死。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活出他们希望的出息样子。”

说到这里，芸熙翻身从床上坐起来。她看着我。那只温顺的猫渐渐升起了一股莫名的力量，荡漾在她清澈的眼神里。

“衣服在哪里？我给你穿上吧。”我真为她的心智聪慧欣喜不已。

“不用，我自己来。”

“芸熙，明天我要送你一本书。我写的书，我要告诉你想念是什么样子的。”

“嗯。”

刷牙，喝牛奶，收拾书包，拿饭盒。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芸熙跟着我和韩老师到了学校。我承诺过她，明天送她一本书，我写的书，告诉她想念是什么样子的。

(作者单位：江津区四牌坊尚融小学校)

诗/绪/纷/飞

古镇记忆

王春泓

儿时的昭化古镇，
既模糊又清晰，
在安静的黄昏里，
总是那样深情，需要用心聆听……

那柔柔地漾着暗香的青石板巷，
或长或短，或宽或窄，
暗香绵长，古朴悠远。

那寂寞延伸的青石板街道上，
走着撑着紫色油纸伞的纤丽女子，

在烟雨濛濛中踽踽独行。

那铁锈红古木板墙面上，
斑驳陆离，倍显沧桑，
留下一年又一年的印记……

浓云聚集在古镇的天空，
细雨从房檐上滴滴落下，
溅起点点水花，
碎了，散了，又聚了。

晴空万里时八卦井旁的石阶上，
坐着叼着旱烟戴着棉帽的老人，
用无波的眼神打量过往的光影，
在阳光的照耀下祥和安宁。

一排排房屋整齐划一排列着，
檐角轻轻向上翘起，
似乎在笑，
一个温婉的笑。

(作者系四川广元市网络作协主席)